

# 原鬼犯蹕記

說部叢書  
第四集  
第六編

上卷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厲鬼犯蹕記卷上

英國安司倭司原著

閩縣林紓 吳文鍾同譯

## 第一章

### 第一節

一千五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爲英國皇帝亨利第八御宇之二十年。在英國名勝之區。有一美少年。大類勳爵堡中之弄兒。在武英佐堡外。觀溪山之景。其右爲平疇。卽堡之名園。園中有二人。引狗而閒行。堡外有度曲之人。尙有司虞之人。引其愛女聽曲。南城則爲武英佐堡。自林間望之。已見伊登學堂。此少年執紙筆手中。徐徐向西北而行。其年約十五六歲。以體幹卜之。成人後。

必爲魁偉之軀。且耳目聰明。然卻含悲梗之色。黑衣黑冠。上翹白鳥之翎。腰間懸短劍。無心行及聖喬治之禮拜堂。少年側耳聞堂中神絃之曲。少年以筆著紙。其草如風。斗見堂門闌處。有虬髯武士外出。謂此少年曰。西爾雷勳爵在此錄吟草耶。爾勿書天上事。且言世事。昨日命我迎駕事。吾已一一幹旋妥帖矣。西爾雷曰。保企阿隊長曾否令我舍人。爲我表姊寶梨瑩治寢室。隊長曰。吾囑舍人以皇后供帳。供女公子。西爾雷曰。乘輿賁此時。有教皇代表堪比止阿。亦曾爲之治寢室乎。卽倭爾瑟主教。亦宜加禮。隊長鞠躬曰。綜言之。凡勳爵所命。吾匪不周詳。西爾雷曰。隊長必詳言。勿爲囫圠之語。隊長曰。吾重勳爵。悉率聖喬治教堂中職員。及堡中職員。奔走趨事。都無遺漏失檢之罅隙。且謂之曰。皇帝方與倭爾。

慈及堪比止阿。在漢登宮商酌與皇后離婚事。後日卽在堡中大置酒。且聖喬治之神亦爲後日生辰。吾故堅囑各職員留意其事。明日小飲。吾摒擋旣已就緒。故欲侍勳爵同詣漢登之宮。西爾雷曰。吾當在一旬鐘後方能入宮。今茲且散步園中。隊長曰。然則詩興未窮耳。幸留意勿近黑恩樹下。防厲鬼出而撲人。黑恩爲厲。黃昏卽見形。縱不害人。然已足以落人之膽。吾於打休息鐘時。卽出堡赴武士公所奉候。想勳爵必來。半夜必至宮門之外。今夕月明。騎行甚適。西爾雷曰。汝爲我語所中主人邦司登。以美酒勞爾隊長。曰。吾事幸勿廬懷。吾所懸懸。卽此黑恩之厲。幸勳爵勿輕身遽至其間。語已遂行。西爾雷邇迤過橋。橋上有衛兵。取口號後。遂聽之行。西爾雷行可半里。卽迴顧其堡。則夕陽已西落。牆上隱隱咸

作灰色。唯塔尖爲陽光所映。發變爲深紅之色。西爾雷過橋後隊長亦出堡。匆匆自去。西爾雷不與同行。仍獨立徘徊。後向小樹林而來。時夜已沈。忽見一人衣鹿皮之衣。頭上戴死鹿之頭。尙見其角。左手執鐵繩。繩端有幽火。如燐作青綠色。右膊駕鷹。蒙其首。西爾雷平日膽壯。至是大震。乃跪禱上帝。乞保護。忽見燐火遽滅。尙聞鐵繩之響。及鷹鳴鬼笑之聲。西爾雷知鬼已避。卽走出密林之間。仰見月光。而獰狀已隱而不見。正欲歸堡。經一大樹之前。雷劈樹之半身。西爾雷知此樹卽爲黑恩所憑。樹下有人初疑爲鬼。視之人也。西爾雷乃趨就樹下之人。見一少年似有勇力。卽看守此樹之人。衣綠衣。負弓矢。橫刀二目。耿耿作光。其旁有獵狗。名曰保西。少年問曰。勳爵曾見厲鬼乎。曰見之。卽述鬼狀。示樹下之人。

司林之人曰。勳爵或且見之。而吾在此。並不聞其聲響。保西恆伏地而吠。吾固知其有見怪之事。正於此時。保西復大吠。司林者曰。此狗復吠矣。西爾雷卽狗所吠處。引目遠瞭。乃無所見。司林者曰。此鬼臉作青色。往來於樹下。勳爵不之見乎。西爾雷曰。吾乃無覩然此間非善地。不必留矣。卽以手拊司林之人。令侍其行。於是二人疾趨出樹。狗亦隨行。司林者汗出如灌。言曰。勳爵第二次乃不之見。西爾雷曰。然。司林者曰。吾昔亦曾見之。尙如人形。今夕則兇醜極矣。西爾雷曰。爾何名。司林者曰。吾爲毛更。汝又何名。西爾雷曰。吾爲西爾雷伯爵。毛更曰。前三年皇太子與爾同來。是乎。然伯爵今長大。吾竟不能辨認。西爾雷曰。三年前吾在太學堂肄業。故不恆歸。毛更曰。吾聞太子亦在學堂。西爾雷曰。然。太子前我三年。

畢業毛更曰然則勤爵歸堡乎曰否吾將赴武士公所汝能伴我同行至時當慎爾以良禮二人下山過亨利第八門及武士公所

第二節

下山後已見所門。勝在休息鐘樓之側。有羣馬停於門次。門外有  
胖夫。滿而無髮。執瓶酒及杯。遞於門外。胖夫曰。吾飲諸君以武英  
佐酒。爲風流天子祝福。此言紀實。非刺謔謗訕之比。西爾雷前隊  
之騎士。謂胖夫曰。吾前日亦作如此祝辭。祝皇帝。皇帝大笑而不  
怒。真明天子哉。今飲此爲皇帝壽。並爲寶梨瑩小姐祝福。飲酒後。  
胖夫曰。聞寶梨瑩小姐明日與皇帝同輦而來。確耶。因授酒與第  
二人。第二人不作祝辭。一飲而盡。胖夫曰。今茲堡中必有洪醉之  
人。我卽邦司。登自承父職。後見堡中事。日有變更。二十八年。補亨

利第七皇帝在位時。皇長子悅凱得琳。卽當今之皇后。已而皇長子薨。老皇卽以第二皇子娶凱得琳。當此之時。衆皆謂其不祥。今乃果爾。想離婚之事決矣。第一騎曰。爾勿妄語。吾堡主伯爵至矣。邦司登曰。無論堡主至否。然仍竟吾言。吾心本屬皇帝也。果皇帝必欲離婚。勸教皇助而成之。正於此時。屋中有人議皇帝離婚。之非義。爲同列。推出門外。邦司登適將人門。而此人遷怒於邦司登。乃以手力扼邦司登之吭。幸其同伴趨救。尙不至死。邦司登謂此人曰。費登汝狂病發耶。或以我爲牛羊。欲取而宰之。或且飲酒逾量。故醉不知人。遂有一人自內出。謂邦司登曰。此人冒犯皇帝。吾故力驅之出戶。邦司登曰。保羅隊長斥之甚是。隊長曰。汝宜呼我爲公爵。以皇帝曾戲呼以此。吾因以爲榮。故欲爾。亦以是見稱明。

日吾同伴之人欲至而比武爾可臨觀卽知吾之技擊邦司登曰乞爾見諒吾乃不知得五等之封今敢問庖丁費登出何不遜之言保羅曰吾不欲述其言此人不惟誣蠻皇帝且蠻及寶梨瑩邦司登曰此人口不應心以平日忠事皇帝或且醉後狂言在理當在恕赦之列保羅曰汝慈祥人也能以片言解釋人之積忿汝今更與以酒俾之醉而閉口吾心則甚願皇帝離舊婚而冊新后彼庖丁偷能不吐狂言尙可與我同處費登曰我不願與妄稱公爵者同列汝敢與我較武者則汝爲有膽衆皆曰宰牛之夫汝敢與公爵校力則汝亦可稱公爵亦當爲主教保羅曰彼敢刺謔主教不惟顯辱國家而亦汙穢宗教邦司登曰費登更進一杯爲皇帝祝福則此劣苦蟲耶以隱諸齒牙之內不再

肆。狂。言。矣。費。登。曰。汝。欲。我。以。酒。祝。皇。帝。及。寶。梨。瑩。此。萬。不。可。得。吾。  
所。祝。者。祝。凱。得。琳。皇。后。被。寵。於。皇。帝。仇。讐。永。諧。此。吾。願。也。邦。司。登。  
曰。爾。言。真。糞。土。且。似。狂。病。之。人。費。登。曰。我。不。狂。而。皇。帝。狂。廢。其。正。  
妻。縱。其。私。慾。爾。輩。讒。諂。之。夫。乃。阿。護。暴。君。行。此。傷。天。害。理。之。事。邦。  
司。登。曰。此。直。叛。人。之。言。吾。不。能。更。忍。矣。保。羅。曰。汝。苟。不。與。費。登。同。  
入。牢。獄。者。願。勿。與。言。彼。敢。斥。乘。輿。爲。暴。君。卽。大。不。敬。吾。當。力。擒。之。  
費。登。曰。汝。輩。烏。敢。當。我。我。當。日。能。一。拳。碎。牛。頭。汝。輩。果。能。如。牛。者。  
請。卽。一。試。其。技。費。登。侃。侃。大。言。衆。皆。莫。敢。遽。撲。保。羅。曰。我。今。代。皇。  
帝。行。法。汝。輩。可。進。縛。此。縕。首。之。囚。也。費。登。曰。衆。敢。前。者。死。衆。進。曰。  
汝。必。受。縛。費。登。曰。汝。必。趣。行。卽。有。一。人。進。撲。費。登。力。擊。其。腦。乃。顛。  
頓。向。後。而。仰。衆。方。拔。劍。而。毛。更。已。至。面。前。抱。費。登。斥。衆。縛。之。費。登。

曰汝敢縛我耶我今將翹爾之短保羅前問曰汝何所見而言費登曰吾聞此人與黑恩之鬼往來我死則彼亦當被焚保羅曰勇敢爾身幸勿聽叛人之言我將以爾之勇敢陳奏乘輿卽顧諸人曰送此人下獄明日駕臨廷鞫此獄讞定卽縗首殺之衆方擁費登出而保企阿隊長亦適至遂助諸人縛置費登於獄中行至亨利第八之門直送費登於堡中之獄旣至按鈴有老人應門衆卽擁費登入堡獄門旣開納費登而復閉其扉保羅曰費登在此中一宿必自嚼其舌以死亦大佳事此時費登無言老人曰可否與彼以燈俾得徧觀牆上諸囚之名而自懺其非保羅曰否彼宜長處黑暗之中而西爾雷亦盛怒其無禮遂與諸人乘馬同朝漢登之宮。

### 第三節

明日武英佐全村之人盡給假。是日倫敦中貴要人人騎馬而至。武英佐平原之上百戲雜陳。有歌者舞者別有一處衆立而校射。是夕毛更之射較保羅之射尤工。保羅中侯之矢爲毛更之矢貫而爲兩。保羅大悅曰爾之善射與黑恩生時略同。昔有老婦語我黑恩生時校射亦能分人之矢爲兩。復有一人曰毛更之射必從黑恩純習而來。毛更大怒欲撲其人乃逃去莫得。保羅予之以酒亦不受而去。正於此時砲聲發而村中長官集堡中人同至連七之橋迎鑾。長官率村衆列隊於太篤司道中爲前導。旣至河次去陸而水行舟中樂隊作歌夾道人民送此樂隊天高氣爽風和景明半旬鐘後至連七橋次。橋下有高亭衆遂集亭間。俄而遠遠見

一騎。匆匆而至。則保企阿隊長。與長官爲禮。言寶梨瑩已至。皇帝  
言必以殊禮奉迎。長官如言。率衆以后禮待寶梨瑩。已而角聲動。  
騎至如雲。與寶梨瑩同來者。一爲腦霍克公爵。一爲色拂克公爵。  
均皇帝所命者。寶梨瑩之後。卽爲寶梨瑩爵士。則女之父也。意態  
揚揚。其後有煖輿。上有廣幔。以十六武士引蓋。煖輿之上。以蔽驕。  
陽。女坐於輿中。外加白布。中裏縷金之服。光華射眼。項上均東珠。  
綴以金十字架。黑色之冠。珠寶滿之上。加白色之鳥翎。小腳中著  
藍絨之履。上亦綴金鑲。其臉雖非傾城。然頰豔麗。頰作玫瑰色。媚  
眼視人。人咸傾倒。不能自主。女於歌舞二事。精絕。尤擅語言。寶梨  
瑩目視輿旁。有一美少年。言曰。倭爾忒。爵士。佛母。勞乎。汝胡不取。  
阿浪得爵士及和爾司爵士代汝。倭爾忒曰。我隨輿下。初不覺疲。

寶梨瑩頰紅卽以素巾自掩其口。倭爾忒曰：我果得此素巾者後此與人校武精神乃奮迅至於百倍。寶梨瑩曰：可。吾心貴勇士。正欲用此以鼓勵其人。倭司東爵士曰：倭爾忒汝不留意幔且下垂。胡不以阿浪得爵士代汝。倭爾忒曰：否。吾必至橋次方謝吾役。寶梨瑩曰：汝或不欲吾之素巾乎？倭爾忒曰：否。卽傳呼曰：寶梨瑩女士傳言煖輿少止。卽有人曰：我爲哨毛司爲御前清客。汝輩勿聽。寶梨瑩言仍前趣。因以目視寶梨瑩。寶梨瑩笑而允之。哨毛司者。御前滑稽之俳優也。年已四十以外。善於談詼。聞其言。恒捧腹平日肩上。必負一猴。今侍乘輿外出。未挾此猴。語多諷諫。皇帝亦不之罪。苟以微言中人。無不立蹶。故人亦無敢與抗。倭爾忒聞言不悅。曰：汝爲弄人。何以必干吾事。哨毛司曰：我固有權能傳寶梨瑩。

信我。倭爾忒曰。我果不供公事。徒手閒行者。則決能使爾自悔。其失言。哨毛司笑曰。汝方以手撐幔。如奴撕之爲人盪漿。俄頃不能舍漿而自由。此時知倭爾忒怒絕。卽徐至倭爾忒之旁。附耳言曰。吾以遊戲之言激汝。卽所以衛汝。須知阻爾授受素巾之事。於爾大有益。幸勿誤會。吾意爾在衆中受此素巾者。恐明日不能與衆武士大會。且下獄矣。倭爾忒曰。爾言良然。哨毛司曰。不惟言當。此後萬萬勿再受素巾。並勿戀戀。寶梨瑩則遠禍矣。諺云。凡獸勿過獅蹊。須信野狗之勸誠語。後卽轉至輿後。此時尙有四馬引一大車。則公侯之夫人。夫人車後。則雷止蠻公爵。今之儲君也。年可十八。狀如成人。公爵之旁。則西爾雷伯爵以馬從行。其後尤有十七歲之少女。名曰紫羅。爲器爾得之女。卽西爾雷之情人。美麗冠

一時紫羅之來爲帝。后爲女引導紫羅之旁。則爲西爾雷之姊馬利亞雷止蠻公爵與之有情者。大隊垂至橋次。公爵卽縱馬至紫羅之前。言曰。西爾雷昨夕在其堡外。遇見黑恩之鬼。紫羅曰。吾至欲聞其言。必令西爾雷自述。方能曲肖鬼狀。公爵卽呼西爾雷告紫羅。卽勿勿策馬。與馬利亞作語。紫羅謂西爾雷曰。願上帝佑我。勿逢厲鬼。但問黑恩生前有何罪眚。死後尤加鐵索。往來徼巡於林間。西爾雷曰。其詳不可得聞。其人本亦司林之人。不知何罪恐誅。乃自縊於林間而死。想彼生前爲惡。故終夜不令之安息。使之往來於林間。然此鬼恨絕。故恆拗折樹枝以洩其忿。雷止蠻曰。吾聞爾之林間。有木頭鬼。僞爲獵者。噬取生人之靈魂。馬利亞曰。合兩故事參之。爾之所言略有可信。卽謂西爾雷曰。此惡鬼初未索

爾靈魂。西爾雷搖首。公爵視紫羅曰。此惡鬼果能知我心中所欲得之物。卽授之靈魂。吾心甘也。西爾雷曰。何能作此惡謔。公爵謂馬利亞曰。果西爾雷爲吾弟者。吾決不許其夜出以親鬼。馬利亞笑曰。吾弟往往不聽吾言。西爾雷曰。但紫羅不許吾行。吾卽不行。雷止蠻曰。吾不許紫羅發此命令。且擬同西爾雷往探鬼窟。尙記毛更亦曾遇鬼。到堡時當召問其詳。今夕尤必往一試。馬利亞及紫羅爭欲止此二人勿行。而哨毛司已至。言曰。公爵伯爵勿與女子雜行。大隊垂至橋次。此皇帝所命之儀仗。不能不遵。果欲有言。請至堡中坐談。尙未爲晚。二人如言。邇馬歸隊。垂至橋邊時。衆果起歡迎。遂下船向堡而去。既近堡門。登陸休息。忽聞橋上砲聲。乘輿已到。堪比止阿及倭爾那二主教。已率衆爲前導。其餘武士如